

人间冷暖

疫情中的海南人

黄业敏

海南人生活存在四面环海远离大陆这样一个小岛上。岛很小,早上刚在最北端海口喝完老油茶,下午或许会在最南端三亚的某个酒吧大排档相遇,就这么小。

这帮人原本也不是本土民族,住久了,便成为了主人。居住时间的长短,又划分为第几代第几代海南人或是新海南人。

真正的海南人,有着大海一样的胸襟。

真正的海南人,除死无大事,他们是真正意义上追求平凡、逍遥的人,笑着人生,什么叫平淡,什么叫享受,什么叫创业,或许只有海南人他们自己才知道。

真正的海南人,不是个个儿都想四处漂泊,海南岛上丰富的资源让他们没有感到压力,悠闲自在,他们相信大富由天,小富勤俭的哲学,他们只想平凡的生活。

真正的海南人大多性格开朗豪爽,幽默不拘小节,不很熟的人之间也会有人请客,或者多付一部分的钱,男生买单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和计较。

真正的海南人,从孩子起就被教导要待人热情、真诚淳朴,满大街里都互相打招呼,外地人去到哪个村庄不懂路,海南人会很热心地带路,甚至放下手里的工作一直送你到达目的地再走。

真正的海南人不讲心机,即使在路边烧烤小摊吃完后付钱时,大婶只问吃了几串,根本没有数付签的意思。

真正的海南人都实在,称外地人为“大陆”并不是诋毁的词,这只是单纯从地理的角度去区分,对于一个生活在海南的人来说,海南就是一个岛,怎么能算是“内陆”呢?

真正的海南人,清晨到深夜都在“研究”美食,单是早茶中的茶点都能做出数十种不同的花样,甚至冬日里都会用甘蔗烤着吃。

这地方的人穷,志不穷,领着全国最低的工资收入、享受着最高的消费水平,也是其乐融融。

这地方的人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生性乐观。或许是来自五湖四海,面对天灾人祸必须坚强、乐观,便形成了共同的性格。在近三年来的疫情防控中可见一斑。

疫情泛滥,核酸检测就是最好的排查办法,这也是老百姓最不乐见的烦琐事,做一次核酸只要几十秒,但排队都得耗上三五个小时。每每政府有通知下发,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有事无事都会磨磨嘴皮,讲几句半咸不淡不痛不痒的怪话,但最终还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积极排队做核酸。

近日政府规定:琼山、秀英、龙华、美兰四区在4月6、7两天时间内进行封闭,全员核酸检测,时间为14点至22点。

当你清晨上班的途中,就会发现市井社区街头巷尾的指定检测点早已有三三两两的老爷爷老奶奶或刚退休或无所事事的男女在周边晨练或闲聊,最为壮观的是地板上指定的排队线路上已被极具人性化的物品人手抱、小塑料凳、雨伞、红砖头等物品代主人开始排队了,红的、黄的、蓝的、紫的、绿的、黑的一溜排开,整整齐齐。

真正的海南人很淳朴的,好相处,听从政府早早地,检测的医务人员还没来就早早地自觉排队等候。医务人员晚到了,知道他们不容易,也没有人抱怨。

在“三天两检”中,已领先检测完的真正的海南人充当起义

务志愿者,走街串巷宣传、呐喊:“叮咚鸡(听通知),‘楼上的下来这佛山’(楼上的下来做核酸)。”声情并茂且铿锵有力,“请大狗叫(戴口罩),带一段(带雨伞)。龙华鸡(龙华区)已经做完检测的不能乱跑到美兰鸡(区)”。

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喊出了海口,喊出了海南,喊向全国,喊到家喻户晓。

一时间,叮咚鸡、大狗叫、带一段、楼上的下来这佛山、龙华鸡等海普成为抖音、微信等传媒的热门热搜话题,也成为海南本地核酸检测的非官方宣传语言……

尽管疫情无情,人间仍有真情在……

“大鲨鱼”歌舞厅中被强制隔离的众多男女,在百无聊赖之中仍苦中作乐,在隔离的地方源源不断地发送出自娱自乐的视频、抖音……

管控期间,肉菜被一抢而空,老百姓选择了忍耐;核酸一再再而再三,大家选择了支持;小区被封,他们选择了理解;在艰辛、寂寞、痛苦和无助之中,他们选择了坚强……

疫情卷土重来,它就像一面照妖镜,折射了人间万象,演映出了百态人生。

疫情期间的各种温情故事在感动着我们,各种人性的卑劣也让我们感慨难过情绪万千,将各行各业各阶层人群都逼入了不同境地。

有人因为疫情被困外地隔离,思家想儿;有人因为疫情懂得回馈社会,帮助弱小;有人因为疫情工作更加繁忙,不分昼夜;

有人因为疫情失去工作,朝不保夕;有人因为疫情只想躺平,吃吃睡睡;有人因为疫情忙着赚钱,铤而走险;有人因为疫情做起了小生意,红红火火。

疫情可以叫停一座城市,却无法叫停房贷和房租,无法叫停每个月准时到来的信用卡花呗账单,我们为了生活和生存,不得不努力,思考如何顺利度过难关。

孩子不能去学校上课读书,每天只能在家上网课。没有了学校生活的约束,窝在家里吃喝睡觉打游戏。导致大部分有娃的家庭鸡飞狗跳。有人打趣称:说好的同窗三年,硬生生地变成了网友两年。

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为了压缩成本只能缩减编制。裁员、工资锐减,导致很多家庭面临困境。车贷房贷生活费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堵城的焦虑冲刺着每个人脆弱的神经。

微信群里,大家相互安慰。自由媒体上,一群陌生人相互取悦。也许每个人都都很焦虑,但又总是在安慰别人。

以前看见别人,总觉得大家活得都比自己好。翻翻社交账号,无一不藏着心酸;买菜要对比价格,下个月的房贷车贷怎么办、油又涨价了……

以前从来没有担心过有一天吃饭会成问题。生了病不敢去医院,生怕成为密接。通勤人员做核酸要在冬天的冷风里围着医院排一圈的队。

这场疫情,让大家明白,钱财再好,好不过生命,名利再大,大不过健康。

人间的饭,真的是吃一碗少一碗,人间的面,见一面就少一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减法,来日并不方长。

疫情就像人生的一道坎,没有平路好走也走了三年,这三年大家与新冠病毒进行着博弈与较量。

为了消灭疫情,大家全方位防护,自觉居家隔离,这是对疫情最大的贡献,安心宅家,平淡淡淡,比起一线防疫人员,宅家就是最幸福的时光,大家把计划都排在了等疫情结束后再做。

疫情只是路过,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封控中,生活是“失控”的。放着很多年都不可能休到的长假。然而,没有人心里是踏实的。但是,饱尝封城的心酸,每个人还要继续努力。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想尽一切办法。也许,这是属于海南人的坚强。但这也是属于海南人的坚强。

这,就是海南人。
春暖花开,愿你我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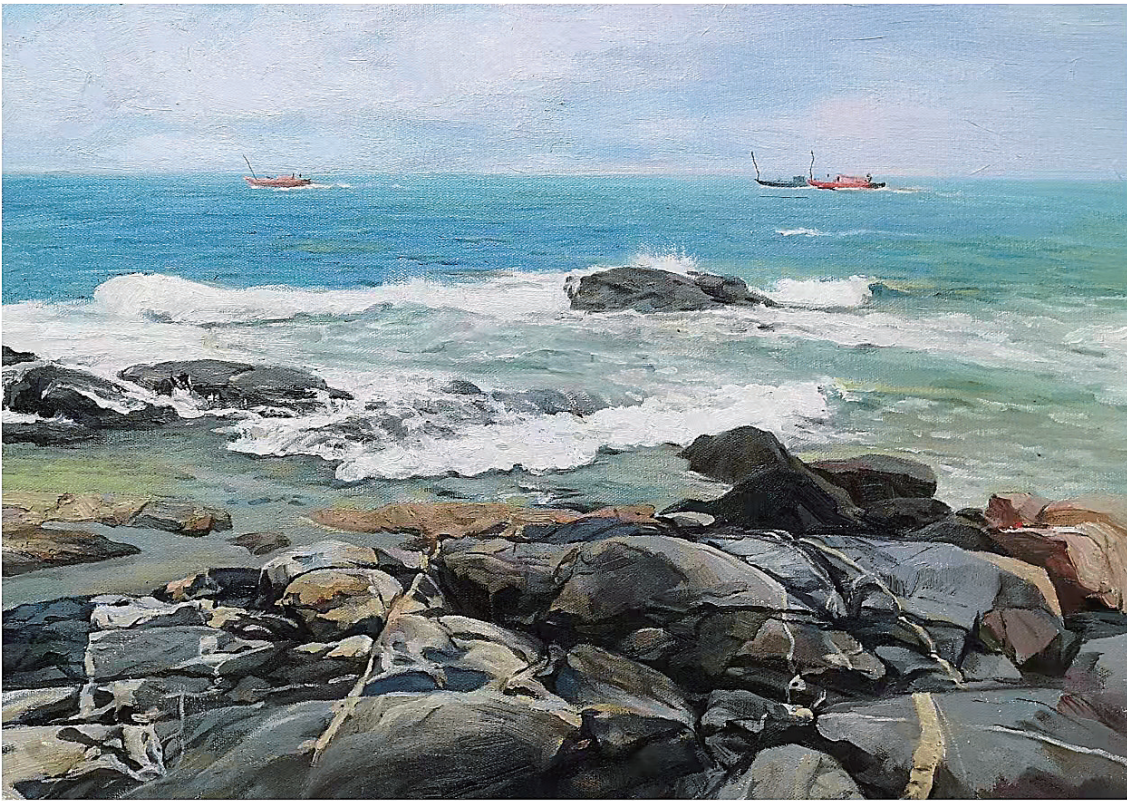
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适宜夜晚阅读的作品。

对于此书,作者曾赋有一诗:“《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作者读书在冷雨寒灯之时,我则偏爱在夜晚阅读此奇书,不仅因为夜间浓密的夜色与神秘的未知契合了书中诸多神鬼狐妖出没的情景,让我在阅读时有着身临其境的感受,更因为晚间的宁静与安然会让我回到过往,从而静下心来触碰到许多难忘的回忆。

那年秋天,我正在广州一所军校参加入伍前集训,托请假外出的战友购买一套三卷本的《聊斋志异》。二十多年来,我对这套文言版的《聊斋志异》珍爱有加,不管调往何处工作,总是将它随身携带、置于枕畔。多少个远离故乡和家人的夜晚,我会在睡前一边阅读那些或光怪陆离或温暖可亲的鬼怪故事,一边品味人生的悲欢离合、苦辣酸甜。

孩童时代,我并不知道有《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只是在电视上断断续续看过《聊斋》系列的电视剧,其中花妖狐魅的故事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直到主人要关门睡觉,我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一边走一边回味着书生与狐仙的故事。后来,在我的反复央求下,父母亲终于咬牙卖掉家里积储的稻谷,加上存款买回一台十四英寸的“韶峰”牌黑白电视机。那晚晚上,父亲把电视机摆在天井里,直邻右舍围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散去。那时农村电视信号不好,屏幕上总带有雪花。而我心心念念的《聊斋》,早已在几天前播完,我的失望也使屏幕上上的雪花一般,星星点点,不可胜数。

有一年暑假,因为沉迷于看电视,在我身上便发生了一件“三个草把烧一锅饭”的趣事,至今母亲还会提起。“双



《金海岸》
(油画)
陈彦文 作

心窗小语

夜读《聊斋》忆往昔

百夫长

抢”季节,烈日炎炎,父母亲看我年龄小,不忍让我下田干活,便让我留在家里学习和干家务。那几天适逢重播《聊斋》,我是一个镜头也舍不得错过的。急急忙忙写完作业,喂好鸡和猪,便守在电视机前看起来。不知不觉快到中午,我突然想起饭还没煮。趁着中间播广告,我赶忙跑到厨房淘米、洗锅、煮饭。那时煮饭用的是稻草扎的草把,细火慢熬要烧七八个草把,我却只用三个就把饭“煮熟”。火候不到,米饭难免夹生,母亲回来后还要生火加工,便不免对我唠叨起来。而我正沉浸在《婴宁》《聂小倩》等故事的回味中,哪里还能听到母亲的唠叨。

我平生第一次读到《聊斋志异》这本书则在父舅家里。

儿时,每年“双抢”过后,我都会到大舅家玩上几天。大舅一生扎根土地,为人忠厚仁义,在村里口碑颇好,很有当过大队干部的外祖父遗风。大舅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喜爱看书。有很多次,我看见他一边抽烟一边看书,那样子是享受。有一次,我偶尔拿起大舅经常看的那本书翻看。当时,大人们在堂屋里聊天,我便在卧室里捧着书本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我发现里面有许多故事以前曾在电视上看过,这才知道原来它们都改编自这部叫《聊斋志异》的小说,而作者是清代一个叫蒲松龄的举人。从此以后,每次去大舅家,我都会找出这本白话文的《聊斋志异》来读,瞬间便会忘我地进入自己的快乐天地,也终于理解了大舅看书的快乐。

在所有的长辈中,大舅与父亲性情最似,感情最笃。父亲猝然去世后,我对大舅便更多了一份情感上的依赖。入伍后,每年休假回家,我都会去看望大舅,给他说说我在部队上的事情,倾听他对我教导和叮嘱。最后一次见到大舅是在十四年前。那个夏天的傍晚,大舅妈炒了几个下酒菜,大舅留我与他酌,我丢下那本业已翻得卷边的《聊斋志异》,舅甥俩边喝边聊,直至深夜。那样对酌的情景,那本卷边的小说,伴着浓浓的酒香,长久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

异史氏有诗云:“未至东皋先涕泪,于今不敢过西州。”第二年初春,正在南方某海岛上服役的我,突然接到虹表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听着虹表姐那伤心欲绝的哭诉,我不敢相信大舅竟会因病去世。那一刻,我脑海里蓦然闪现最后与大舅对酌的情景,不知不觉间,泪水已肆意奔涌而出。

从此,对于故乡,我又多了一个近乡情更怯的伤心理由。

他们冯洗家族,他又会怎样找个下台阶呢?洗太夫人反复斟酌这封信的措辞,因为这封信一旦上奏给皇上,肯定会捅到马蜂窝,引发朝野震动。

太婆的屋子在崖州府大堂的一侧,正正地坐南面北,这样夫人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苦思冥想,面北就是大陆的方向,就是家乡广东电白县“洗堡”的方向,也是中原皇朝古长安的方位。虽然远隔千里云水万里关山,但一起跳动的脉搏,一起联动的血脉,是狭窄的琼州海峡所不能阻断隔绝的。再极目远眺,苍穹云隙之间也会浮现出朝廷的红墙碧瓦,飞檐画殿。坐南面北,百越之故土,依然率先映入眼帘;故乡的父老乡亲,依旧让人牵肠挂肚。

洗太婆坐南面北,时时举目远望,壮怀激烈。

海岛的艳阳稍一升高,就是红红火火的模样,惹得树上的“知了”,长声接短声高音伴低音在急切地啼叫,叫得太婆焦虑不安坐卧不宁。太婆徐徐挪出房门,手扶廊台,举目在浓荫的酸角梅大树上搜索着急的“知了”,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太婆颤抖的右手拍遍雕石栏杆,伸着左手指向北方,一边坚强地挪动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自言自语着:

“苍天啊,大地啊,看无边际的茫茫大海啊,我洗英真的是壮士暮年了吗?为什么还不能让我洗英,安稳地坐下喘一口气,悠闲地举杯啜一口闲茶呢?让我安宁一会儿,让我好啊!”

太婆坐在石墩上,平复一下忐忑焦躁的心情。看着不远处,农村的小鬼们你争我抢,正在捡拾树上八哥鸟鸚鵡鸟啄下来的熟透了的酸梅子。男崽们笑,女崽们哭,确是蓦地将自己忧郁的心情一扫而空,眼目也顿时晴朗了许多。孩子们多么活泼可爱,熟透的村舍多么安详,看来正要往城外踱去,它蹒跚蹒跚的样子,健步去耕田踱,暂时不会变成士兵们锅里蒸煮的肥肉了。寨子里几个后生正在吵吵嚷嚷聚拢在树下一起玩牌,暂且也不会扛着长矛挺着盾牌,去沙场杀他个人仰马翻流血漂橹。(未完待续)

诗苑撷芳

新冠疫情下的心疾

乐冰

站在自家阳台上摘下口罩,使劲地呼吸
天空昏暗,小区院子空无一人
远处的街道车辆稀少
城市仿佛已经停摆

哪里都想去,哪里都不能去
真的到了走投无路
连歧路都封了
曾经拥挤的街道
人们像鸟一样飞走了

恐惧像一根绳子
缠着人,一点点收紧
我试图去买点解药
但院子的铁门紧锁

谁拿走了我的自由和快乐
这样的管控还要持续多久
站在寒冷的阳台上
四周一片死寂
啊,曾经抱怨的生活
原来是那么的美好

紫藤花

波波

四月的阳光
从紫藤叶的缝隙中漏过来
枝丫让过一缕清阳
紫藤花那淡淡的紫色花儿
沐浴在暖阳下

风儿携蝴蝶一起来
紫藤花迎风摇曳
一束一束自空中飘来
似精灵漫游
一缕飘忽的幽香萦绕而来

我听见紫藤花轻轻地呢喃
细述一只白蝴蝶的情意
一瓣花儿落在地上
一只蚂蚁路过了花落的地方
嘘 不要扰了紫藤花浅浅的梦

池水滑过披着青苔的石
缭绕在浅紫色的云烟
紫色的花凝眸相望
那深深的爱意
迷蒙我的双眼

在四月
紫藤花把这一抹温柔的紫色
绣成一幅田园画卷
这是浪漫春意奏出的彩色和鸣
这是人间四月的芳菲

一路向阳,看春暖花开

曾洁

望着天空,望着那远处的山,心也像白云一样自由飘逸。

闲暇时光,匆忙的脚步可以慢下来。听花开的声音,赏叶舒的曼妙。真好。浅忆时光,几许温暖。拥一份恬静安然,用心灵的笔,轻描流年的芬芳。

听风徐徐吹来,平和内心的恬静。聆听岁月的美好,自做一份甜品,爽心悦目。一路向阳,看春暖花开。细品岁月静好。心路向阳,处处皆阳光。纵然有狂风骤雨,然而心自如莲。

在苍茫里,也能领略一番极致的风光。

于文化广场夜测核酸

(外一阙)

林星煌

短信频传万众行,序成长夜夜风清。
棉签轻举民情重,暖意灯光照眼明。

◎南乡子·兰洋莲池

移步鹊桥东,鸟语虫声入耳中。款款曲栏时驻足,淙淙,茎出莲波粉嫩红。
眸逐小艇踪,爽爽蓬秋片片风。更待月圆相映美,融融,不负华灯映兴浓。

参加第二轮核酸检测

王聪颖

连天检测岂嫌烦,查验核酸又一轮。
有口常开应微笑,无阳可探最堪亲。
白衣执甲成新友,老姐携翁是旧邻。
此日人间春意暖,但祈雪后净无尘。